

新 | 欧 | 洲 | 建 | 筑

弗朗金斯科·埃斯索·塞弗 著
向海涛 译

前 言

当前变化莫测的建筑,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复杂度,在这种情形下专业评论家不能总会设法建立起清晰而有意义的准则以帮助解释这种复杂的构架。

有鉴于此,我们仅设法展示一种既成现实,它包括一批欧洲大体上在过去三年内完成的最新建筑结构,因此,我们不是想以绝对的方式表达个人看法,而是想展示某种倾向,分析它们的特征以给公众提供更容易的了解方式。对历史透视的缺乏给精选工程范例带来了困难,这只能建立在这些建筑学家已被证明了品质上。

我们也必须牢记在心,这种评价根于的一个特定的时段(从一个十年到另一个十年),这个时段以个人主义的加剧与防卫为特征。这种态度可以最终在一些作品的实施中可以看到,它们是由一群各不相同的主力建筑学家作为个性化的主观表现的产物,这些建筑学家即将与为伟大个性产物的建筑建立起一种清晰的、开放而真诚的对话,因此使其成为一种纯粹的人类的活动——因为他们将变成孤独而独立的人物,能够创造出结构上充满精湛技巧的作品,与那种建筑与公众间的激烈争论关系相去甚远。

在我们所呈现的这些工程的分析中,共同的主题是多样性,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味和倾向的复杂性的反映。

这些结果组成了这部书的内容;这些工程既由那些已有稳定的声誉、具有长久经验的人完成,也由那些以一种多而不少令人信服的方式给欧洲建筑的状态下定义的年轻人完成。

欧洲建筑,就其现在的状态而言,是以多元化为特征的,不管它是价值危机的结果,或是对非正义的个人主义维护的结果,不管是源于主导意识的紧迫感,或者是源于灵感源泉枯竭的警钟,皆是如此。

德国邮政博物馆 (冈特·本尼思赫设计)

八十年代初期,法兰克福基督教民主政府的文化政策开始取得成效,建成了一些新的大型博物馆及社会设施,盎格斯,波芬格,梅尔克雷斯和荷雷因的建筑作品开创了新的德国城市建筑艺术风格,以此来重树这座城市文化地位,使之和城市日益增强的商业金融地位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些建筑沉着美因河建造,美因河因而被称为“博物馆河岸”。宽阔的斯考美因凯大街与河平行,为了充分利用这一长景,建筑师们提出在这里修建一座关于德国邮局历史的博物馆,旧馆在战时被炸毁了。

一九八二年,四十二种建筑方案参加了由城市举办的方案竞选,这一工程最终由本尼思赫赢得。无可置疑,他对环境内在冲突的巧妙解决是其方案被选中的原因。工程主要的障碍有两种:建筑上的和地形上的。前者涉及到大街沿途建筑的主要风格。美因河两侧是宏伟华丽的建筑群,形成了固有的古典式风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建筑改变了原有的用途。现在,别墅里进驻进入保险公司,社团及博物馆,所以建筑的内部层次也有了大的变动。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物外部必须依照博物馆的法规加以保护,古宅及传统式花园所处的环境气氛必须加以保持。法律还保护美化河岸的树木。这些梧桐树是设计所有新建筑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在近来建筑物的空间组织上起着关键性作用。

考虑到地形限制,工程不能扩展到原有建筑范围之外。原有建筑占据了最佳地面位置,限定了新建筑的可用空间。留给本尼思赫的只是一块狭长的土地,且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三层楼。这块地西边的一小块矩形地与美因河成直角。

这项工程明显地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修复处于严重破损状态的旧

宅,这需要对其内部进行重新组织以供新的功用。第二阶段是在一个普通地点上修建新楼,建筑外表应反映出当代富有创造性的形态结构。对话可在两种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间建立,并通过对立的外形和概念语言来表达。本尼思赫的贡献在于他将现代感体现为一种形象而不是一个优先条件。这种形象是通过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而获得的。

新博物馆必须与原有建筑平行且其长度受到后面花园的限制。旧宅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也是投机行为猖獗的时期。从工艺的角度看,劣质的材料不能满足新标准的需要。工程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材料和技术,这些材料和技术都进行了改进。因为没有留下原有的设计方案或是照片,旧宅大部分外部不能重建。面对大街的一面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建成,暗示着旧宅新的结构和功用。入口处的色彩方案和照明将新旧建筑从风格上联系起来。

旧宅原有的内部层次有了新的功用。旧宅明显地分为三层。底层有一个大型参考书馆,后部通向花园,有一个美术馆。管理办公室在二楼,三楼有修复工作室,摄影实验室及其他服务设施。新旧建筑各有功用,因而避免了所有工作的进行集中在一个地方。

建造新楼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土地面积不够,因要尊重考虑外部环境及规模而带来的限制。因为整个建筑要限制在一块狭长的土地上,所以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修建一座三层的矩形楼。然而,在这样小的区域不可能举办博物馆的展览会,所以建筑师转而寻求一种能扩大空间的策略。最后方案是合并地下层以提供展览会所需的大部分空间。在地下层,一块几乎占了整片地的区域开辟了进来,其中设有一个大教室和部分贮藏空间。这样,后花园保住了。采用曲线形,使老树树根完好无损,而且自然风景也没受影响。大楼的外表有半圆形倾斜玻璃窗,使阳光能照到最深的区域,另一地下层设有技术装置、汽车房及更多的贮藏空间。

新楼的特点是它利用了现代材料和技术,形成动态的优美形象,同时这一形象又模仿纯斯堪纳维亚传统,显得鲜明简洁。经由通向通向平台的一小段楼梯可到达博物馆,新楼主正面有一带圆柱的门廊,门廊上有一圆形天窗,由金属柱支撑,弯曲部分的出现控制着新楼的全局。曲线和直线的对比传达着一种流动性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奇异感觉。

这种流动性通过光线及柔韧材料的使用来加以强调,精确的玻璃和金属构成极好地达到了设计的目的。曲线外形由大片的高质层压铝片制成,在这些部分中是首次使用。玻璃的使用将空间问题的解决转移到外部,克服了内部的建筑问题。在后花园,一个圆锥形玻璃基面从地下升起,与主建筑相连。入口处的玻璃窗与柱子的侧面相连,产生了博物馆和其外景的明亮的视觉联系。

除两个地下层面外,博物馆还采用了垂直面设计方案,形成三个新楼层。使矩形及柱子圆拱部分成对的策略使透视效果及平面效果达到理想的水平;展览会,新的玻璃屋顶使博物馆显得透明,光亮,异常雅致。通讯系统设在内部最吸引人的部分。楼梯的不同走向和结构形成核心布局的动态设计,通向功能不同的区域。在底层设有休息厅,咨询中心,府层后部有一圆形场地,作为放映室。二楼有供临时展览之用的美术馆和一间弯曲房间,房间正上方是面对宽敞露台的空地。顶楼有许多展览区,部分主正面是平整光亮的外表。阁楼有无线电发射机和通风设备,带有天线的屋顶是借鉴能带给建筑物整体流动性形象的技术而造,它强调了最后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筑语言的对比。

除了尊重周围环境外,本尼思赫还必须克服特殊的建筑和城市限制因素,以将几何线条的刚硬刻板与曲线的起伏波动相结合的结构形态为基础,每一个障碍都通过协商找到了适当解决办法。在地下层,曲线被加以特殊利用这是避开后花园老树树根的巧妙办法。室内装有玻璃柱以增加光亮和透明度,同时也将博物馆各层统一起来。建筑正面及房间的材料处理运用了现代技术,因而产生了与原有建筑相对立的对话。将博物馆布局为新旧建筑,创造了适合的展

览空间,充分显示了展品的意图和乐趣。这座博物馆是实用主义与美学的结合,传统与前卫的结合,通过它,法兰克福市再一次在文化促进的领域取得了胜利。

晶体球耶欧德 (阿德里安·凡西尔贝 设计)

一九七九年,法国当局决定执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城市换新工程,旨在彻底改变以前被维利特屠宰场占用的地区。这一工程将把已存在的建筑区转变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科学博物馆之一。这座新博物馆将取名为科学工业城。

一年后,举行了最佳方案及最能体现当局所希望给予这一文化中心的动态,交流特色的竞选。法国建筑师和策划家阿德里安·凡西尔贝在竞选中获胜。阿德里安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他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建筑学院及曼彻斯特的佐佐木机构完成了培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把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建筑师的工作和教师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六十年代后期,他执教于巴黎的城市规划大学。在巴黎城市规划与治理学院他负责课程教学,自一九八五年以来,他一直是建筑学会的成员。一九八六年,即博物馆落成一年以后,他因在科学工业城的出色表现被授予与国家建筑奖。

整座博物馆的设计令参观者惊叹。一进入这个空间就走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世界上最科技成果的运用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示。但博物馆的魅力始于其外:它的建筑风格与其内部显著的未来主义色彩非常和谐。无可置疑,这座建筑吸引人的主要之处是耶欧德,一个巨大的钢球。这一建筑物和博物馆综合体有一个给人印象极深的电影院,不断放映壮观惊人的图象以吸引观众。阿德里安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建筑的表现力,他选择了一个完全创新的解决外形和结构问题的办法,这代表着与所有传统建筑原则的彻底决裂,也吸引了每一个参观者。耶欧德钢球位于博物馆闪亮的正南面前方,与接待大厅的入口成一条直线,它已成为科学工业城的典型标志之一。

耶欧德的外表象一个巨大的玻璃球,带有某种特意的模糊色彩,使整个建筑更让人惊叹。它赋予球形极大的表现力,与博物馆的建筑主体的直线外观形成鲜明对比。不同几何形状的线条变换已成为博物馆建筑结构的主要特色之一。

钢球的表面没有一个孔穴,形成了视觉上的连贯一致,隐藏了其内部进行的一切活动。参观者从外面只能看见一个似乎飘浮在水台上的坚实钢球。这种结构构成和密封式设计将入口的神秘性保持到最后一刻。参观者最终发现入口是利用自动楼梯的形式。楼梯从水台下面上升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另一博物馆建筑主体的通道,因为建筑内部在地下是相连的。以完全伪装的出代替传统的出口更增添阿德里安这一作品的神秘色彩。

电影院侧地拱顶设计的简明是其复杂双重结构的结果,在这双重结构中,两个完全独立的结构构成了影院的内部骨架,其中一个为钢筋混凝土的分支结构,由一个单独的中柱构成,中柱通过悬臂延伸,悬臂轮流支撑横梁。中柱支撑着影院拱顶的全部重量。这一负重结构最大承受力为六千吨,从外面看不见它。另一个独立结构是覆盖结构,一个由一千五百个三角组成的测地拱顶,这些三角表面有层钢板,使球体有镜面的质感。拱顶框架由两千五百多个钢管组成,钢管直径为10厘米,有三十四种长度,这些钢管由八百五十三个连接器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骨架,支撑着六千四百三十三块不锈钢壳四面体。这些四面体边长为一米二,覆盖了整个外部,创造出耶欧德不断映射碧空的奇妙外观。

外部框架直接放置在两个平行的门廊上,门廊轮流放在负重的支柱上。坚固的实心柱墙是建筑的基础,支柱通过它将负重转交给地面。尽管从外面看不见所有的水下负重物,但它们的构造直接影响着建筑物最后的美观。耶欧德似乎是飘浮在池塘中,与具说它是一座实用建筑,不如说它是一件艺术品。

一进入耶欧德,图象和音响就实实在在地包围着观众。球体内部分为几个半球,其中一个设有影院的多层座椅。这儿有三百五十七个活动座椅,(其中有六个是为残疾人所设)。座椅放置在一个30°的斜坡上,使观众能很好地看到对面的巨型屏幕。中央也设有座椅,使得观众被屏幕围绕,从而更好地沉浸在壮观景象中。

屏幕宽二十六米,总面积为一千平方米,是世界上同类屏幕中最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屏幕,加上对球形建筑的强制性适应,极大地拓宽了视野,从而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幻觉。

巨型屏幕的材料处理必须符合其大小形状的特殊要求,与常规影院屏幕大不相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屏幕利用了穿孔铝片,上面覆盖着聚氯乙烯以消除因弯折而造成的变形。

耶欧德配有当今最先进复杂的视听技术以保证最佳音像效果,这里有完整的电影放映系统,由镭射放映系统,多种放映机和一套滑动放映机组成。滑动放映机装有镜片,将图象反射出大厅圆顶。这儿还有其他更好的放映机以增强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特殊效果的表现力。这里所有为达到最佳音像效果所设的机械装置都安置在屏幕和圆顶之间。视觉工程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使耶欧德成为了一台梦幻机器,在这里,现实和理想的界限已模糊不清,观众被带入各种各样的景象之中。

可以这样说,阿德里安的作品将工程学的最新成果和令人惊叹的大胆外形设计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建筑物的外形魅力征服了每年到此参观的人们的心。科学再一次服务于想象,其结果是通过耶欧德的内外外部所彻底表现出的现实的不转变。其内部展现了将虚幻和现实融为一体第七艺术的技术成果,其反光的球形外部映射出自然景象,是世界和科学所经历的不断变化的一个比喻。

录制室大都会 (波威尔一塔克,康纳及奥勒菲尔特 设计)

大都会工程给波威尔一塔克,康纳及奥勒菲尔特公司提供了一个将建筑、内部设计、工艺和实用方案巧妙结合起来的绝好机会。这一工程需将已有建筑重建,而且对不同新需要的满足必须和建筑风格一致。建筑师们设计了内部框架,足以容纳所有设备和装置,特别是音响装置,而且丝毫不会改变原有建筑结构。一旦隔音工序完成,就可根据空间灵活性及视觉和物理交流的标准将新建部分连接起来。其结果是高科技建筑和纯设计的实用性,明亮的公共空间及要求高度隐秘的工作室的实用性的结合。

其思维克电站是威廉·克提思·格林在十九世纪末设计的,一九〇一年投入使用,为伦敦西部的有轨电车提供电力。一九一一年电站关闭。一九七五年,附近地区的政治对立阻止了电站变为公共汽车站。九年后,商人乔纳森·维克斯对将旧电站改为现代电影制片厂产生了兴趣。一九八五年,经过许多有关经营管理及财政问题的纷争,旧电站获准改建为的拥有十九幢公寓,若干办公楼、一个停车场和录制室的综合建筑。除了后来的建筑,整个建筑群都是由卫己·克拉克社团修建的。

一九八六年,大都会工作室有限公司获准在余留场地建造录制室。经过小范围竞争,波威尔一塔克,康纳及奥勒菲尔特公司在提高设计方案的同年十月承担了这一工程。由于已有建筑所带来的困难,工程分三个阶段完成,前两个阶段包括A、B工作室的修建,于一九八九年五月完工。后一阶段包括三个新场地的修建,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完工。为这一工程出资并负责的凯里·泰勒从一开始就表明,他的目的是建造一座欧洲最重要,最新式的录制室,这一期望最终也得以实现。

旧电站位于伦敦西部交通干道之一的其思维克公路上,具有爱德华七世时候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用砖和波兰石筑成,正面有五个巨大的拱廊。对创新先进技术方案的运用带来了一系列建筑内部问题,需要在不损坏城市建筑外部的建筑价值的前提下加以解决。

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必须充分尊重原有建筑结构,而且不能对其正面或屋顶作任何修改。其次,邻近的住宅区(正对工作室的十九幢公寓楼和默通道上的住宅楼)便进行精确的音响控制变得更为迫切。另外,还需对通常的内部设计问题加以考虑,如空间的分布组织公共区域的照明。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音质和著名人士所要求的安全及个人隐秘状况。

为解决与城市环境相关的根本建筑问题。公司的方案需要以现代大型房屋的形式来创造出建筑内部,以达到旧建筑的容纳限度而又不接触到墙壁。

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楼中楼,它保证了新设计中的自然分布而且没有改变已有的建筑外表。新建筑是钢筋混凝土建成,有一个独立于原有砖石的地基。在这个新地基上,建筑师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规划设计,因为所用的建筑材料很厚,充当了附近公寓大楼的隔音板。

新的内部框架不仅提供了音响保护,而且引起了传统和当代的对话,在将建筑物内部设计成一个巨大混凝土盒的方案中,门廊瓷砖的暖色调与通讯系统和建筑材料的冷色调形成的对比是这个新建筑最成功的美景成就之一。建筑师们还控制了内部自然光,根据方案要求敞开了部分空间。

旧电站的内部由四大面组成,按能最大限度利用空间和促进内部物理,视觉,音响关系的顺序构成。两个人口设在其思维克公路的高度,第一个人口前有一段与电站主正面平行的楼梯,通向地下室,工程的第一阶段就在此进行。因为许多装置在整个工程竣工后会投入使用,所以最初的台子移到了地下。地下室有A、B大工作室以及室内大部分空间的大门廊的地板。

第二个人口设在街面高度,在电站正面门廊处有一小段旋转楼梯,在底层有各种接待处和管理办公室。内部的房间绕着明亮通风的大门廊连接起来,表明这座建筑是由不同方向的楼梯连接起来的内部管道系统。这里安装了新的通讯系统以联系门厅,办公室和楼上。在地下室工作间,同样的通道提供了最佳的隔音效果。

接待处和办公室上面的平台直通公共服务区。另外这儿还有一个悬吊着的桥状斜坡通向二楼。其他录制室都设在二楼。在一楼有酒吧餐馆、厨房,它们面朝门廊,利用从门廊照进的充足的自然光。这部分的两侧是供设备装置和维修之用的两间大屋,在最高层,一面微倾的墙隔绝了设有小型技术室(C、D和E)的地区。与斜坡相连的狭长走廊通向录音、混音室。

通过隔绝空间的相互作用及材料技术系统的合理运用达到了实用建筑方案所需的音响质量。新建筑厚厚的钢筋混凝土使附近公寓免受可能从建筑内部发出24,000W的高音之苦。在各种工作室,天花板上的木层板不仅提供了最好

的回响效果,还营造了录音过程中所必需的温暖,与外界隔绝的气氛。钢门,十九毫米厚的玻璃及柔软织物有助于给人一种归功于微观设计的重要感觉。而最终成果的获得不仅仅是依靠媒介,还要靠音乐家自己。

公司并没有建造录音室的经验,但它完成的这项工程完全满足了建筑方案的要求,同时也成为将建筑、设计和艺术综合为一体的启发性典范。建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原有建筑的空间并用钢筋混凝土作保护屏,这满足了将建筑内部同邻近地区隔绝的需要。建筑的布局通过大门廊清晰地表现出来,大门廊将主体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戏剧化,并使阳光从外部照进来。真正高科技的悬吊式楼梯系统提供了物理和视觉上的交流及完整的透视图象。传统建筑与新技术并存,不同材料的冷、暖性共存及存在与缺乏的共存带给这个录音室一种特殊的实用美学效力。

苏格馆 (安托万尼·格拉姆贝奇 设计)

对建筑师安托万尼·格拉姆贝奇来说,这座人类科学馆的工程所代表的远不止是旧楼的整修翻新。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新旧建筑在同一空间并存,历史传统与电子创新相遇。安托万尼将这个综合体作为计划方案的出发点。他将新旧建筑结合以寻求一个特定的目标:将全景的所有形式和方面教定为透明,光亮,清晰的基调。这些标准完全适合在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的实用性方案。人类科学馆的城市环境使得格拉姆贝奇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建筑。用于修建苏格馆的材料在对比和表现上显示出明显的风格。

这一建筑的最初构想产生于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应该为人类科学留学生建造一座带宿舍的馆寓。这一建议得到其他一些机构的支持,包括奠定执行此工程基础的沃克斯万根机构。

这一建筑设计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是其选择的地点。苏格街是位于巴黎第六区的一条小干道,离芬内隆学院和医学院不远。古老的拉丁区充满着象征性和历史性特色。拉丁区位于塞纳河,但通街,圣杰梅因大道和海豚街之间。人们认为这座建筑的周围环境对建筑本身的特色来说是很理想的。因为它结合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遗风。

最后方案涉及到一座有三十三套住房的大楼的修建及其附近街上一所幼儿园的扩建。那些十七、十八世纪的旧楼成了创新性改造的最初基础。这一改造只完整保留了原有建筑的正面以保留其历史风格。只要仔细看看所用的建筑技术就会知道这项工程并不单是旧楼的翻新,这些建筑技术在建筑价值和不同时期的建筑语言间建立起了对话。

因为学校就在附近且旧有支撑结构年久失修,在一九八六年夏天,人们决定将它们拆毁以便于修建未来的建筑。然而,人们认为保留旧有结构的想法是可行的,于是开始了一场深入研究以调查大楼的框架结构,最终大楼在同年十二月获准修建。最初的步骤是保留原大楼正面,整修原来的石制部分,移走多数旧墙以安置新公寓。

然而,工程最重要的部分是怎样将原有大楼的框架随后连接起来,从而使原大楼正面,经过修整的内部以及材料,形状,体积的惊人并置产生一种不同时期的趋势和影响的对比。对比所采用的方法是以一系列似乎对立的标准为基础的。空间的统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是试图用一个普通方法来解决每个具体问题是困难的。在形式和概念上,用完全变革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结构特色,这形成了整个建筑改造的出发点。

房间的布局是根据原大楼的空间限度设计的。但它们需要彼此联系。诸如总入口,供学习聚会之用的公共休息室等特别场所也是需要的。建筑师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影响可能产生同性、同质感的变化。格拉姆贝奇设计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试图取得视觉上的透明效果,与城市旧区建筑的晦暗坚实主体形式对比。

为了例证这一对比,建筑师作出了拆毁中央建筑物,建造一座有两个内部正面的新楼的选择。这引起了表面和空间的视觉断裂停顿,但在光线与清晰度上却达到了概念性统一。由此,建筑选出了一个新的建筑内部以连接未来大楼与众不同的气氛,它将容纳书房,卫生间及楼梯。

大楼的外部是方格金属结构嵌上小巧明净的玻璃瓦。平整的楼面与苏格街形成直角,刚硬几何图形外观与所用的技术创新材料一起,形成了视觉上的对比效果。大楼的唯一入口经由一个小院。接待区在新楼正面后边,很宽敞。在二楼高度有一玻璃天窗悬在天井上方,天窗由一钢条框架支撑。这一结构使大量光线进入,形成一个理想的休息处。

玻璃屋顶呈现了自此向上的景象,显示出建筑物材料和形式的对比,由对称放置的窗户与倾斜的屋顶组成的陈旧内部正面,和另一金属部分的正面。(通道和楼梯始于门厅通向底层的管理会议室和二楼的大型工作室)。这些通往上层的楼梯在五楼变为螺旋楼梯,向外突出呈弓形。弯曲部分使楼面僵硬的垂直

线条变得柔和,同时也作为邻近楼面继续曲线轮廓的过渡。

大楼的第二个正面与苏格街平行,隔绝了三座大会聚处的区域。这一轮廓在顶楼的一个小椭圆形阳台处结束,外部用的是同样的金属方格结构,但玻璃是纵长排列,以突出楼层的分界。光线直接进入所有楼层,通过天窗可看见大楼的整个正面。二楼的大书房光线充足,内部装饰,舒适的家具及皮埃尔·比拉格里奥的艺术品更增添了其中舒适的工作气氛。

这间书房的建造方式显示出了天才的创造精神,新实用主义及概念性统一。公共区设在这里,楼梯、走廊连接大楼的其它地方以及同旧楼相接的区域。其它房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会议室,都设在地下室室内。扩建幼儿园的方案变为建造一个不与原有建筑相冲突的外部庭院。整个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怎样将新旧建筑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一眼就可看出保留下来的石柱与金属,玻璃之类柔韧材料的并置。

不用说,格拉姆贝奇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的修复翻新工作。相反,这项工程是独特建筑创造的一个例子。由建筑内部的不同风格所引起的冲突能通过不寻常的方法加以解决。建筑师潜心选择了报富创新性的程序方案,特别注重透明度及其可能的广度。实际上,这对整个工程来说是最根本的,它具有统一传统和现代建筑语言间对比的巨大力量,也是这一精心完成的建筑的艺术价值的关键。

嘉定大厦 (爱娃·吉瑞克拉 迈克尔·霍普金斯 设计)

一九八九年秋爱娃·吉瑞克拉公司应迈克尔·霍普金斯及其合伙者的邀请,参加了克鲁沙德大厦(后更名为嘉定大厦)的部分设计。这是一栋坐落在伦敦商业区的新建八层写字楼,嘉定保险公司就座落在这里。设计的内容就是使室内的某些区域给人一种深刻的总体形象,使保险公司的独特形象具有戏剧性。这样,需要介入的内容就主要限制在最为宏大的公共场所。其一就是与克拉齐德·弗莱尔士街齐平的大厦入口和接待厅,其二是带有楼梯的中央正厅,楼厅通向下一层,含有四间独特的餐厅。最后,在建筑的顶层,计划建一个会议厅,并配一种机械装置以提供保护,避免直射。

现存的容积特征影响了室内设计进程。其结构是沿着一个高度垂直的圆筒空间连接的,由曲形的室内隔墙包围着,隔墙排列着五根巨大的圆柱。这种以曲线为基础的总图形,部分反映在接待厅,呈辐射状分布的办公室,最为显著的是在顶楼,其屋顶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穹窿。这样,吉瑞克拉和霍普金斯不得不调整其设计以适应大楼的主体几何——曲线。

建筑学家面对的主要困难是结构上的。比如,在中央正厅周围设置餐厅就需要改变建筑的原设计。中央的入口不得不降低几米以通向建筑地层的餐厅,这一过程导致了主门厅与餐厅屋在高度上的差别,这个问题由介入的最为壮观的一个因素——大楼梯解决了。

但在具体实施这个连接系统之前,得对入口与接待厅进行考虑。由克拉齐德·弗莱尔士街的入口开向一个楼梯,楼梯终结于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侧面通向建筑的各个侧厅。正前面是宽大的门厅,由曲线和直线组合成不规则的结构。曲线的主导性是通过对一些因素和家俱的处理来强调的,左边的空间变得更有曲线性,建立的过渡带是服务台,由爱娃·吉瑞克拉公司设计,它半圆形的结构以五根圆柱之一为中心。

设计区域的连接中枢是内院的核心空间。其圆形和低于地面的楼层需要对空间结构和实际连接问题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建筑物那八层过于直立的倾向需要通过富有意味的个体对整体进行视觉调整。为达到这一点,设计家们设计了一种以未来主义为参照的豪华因素。那种已成为爱娃·吉瑞克拉公司的标志的独立式的大楼梯,将由较低的中央门厅地面造成的高度差连接起来,同时,它解决了源于这一空间的圆筒形的冲突,这分布于大楼的所有功能区域。

这个楼梯以一个宽缓的斜度从接待厅地面降下,它的形状自然向中心转变,以适应侧面隔墙的曲线。无重量感的效果是由它自生的独立性来加强的。它没有来自地面的支撑,只有靠同墙相连的拉线支持。墙面那发光的、明亮的表面使及楼梯在室内产生了多重反射。不锈钢被用来作结构,铺地面的黑色花岗石被重复用在每一楼上。楼梯对于这个空间的需求来说是一个精巧,雅致的答案,它将一个简单的物理连接转换成令人激动、富有魅力的通道。

在吉瑞克拉和霍普金斯设计的这个工程中,可以看到建筑与设计共同生效的方式来为委托公司建立一个总体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被更多地限制在公共场所如接待厅、中央正厅和顶楼的会议厅,但是在这些有限的范围内,设计家们成功地地为保险公司创造了几个识别符号。曲线的主导性、分布及连接方式,材料的一致性以及功能区域的内部关系是这次设计的基本目标,建筑家们成功地取得了风格上的典雅得当、一种对先进技术的综合运用和一种对空间问题的感觉诠释。